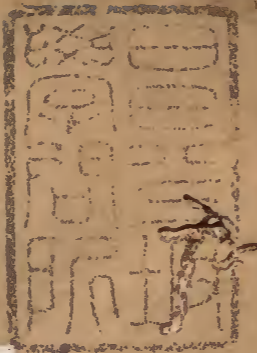


文翰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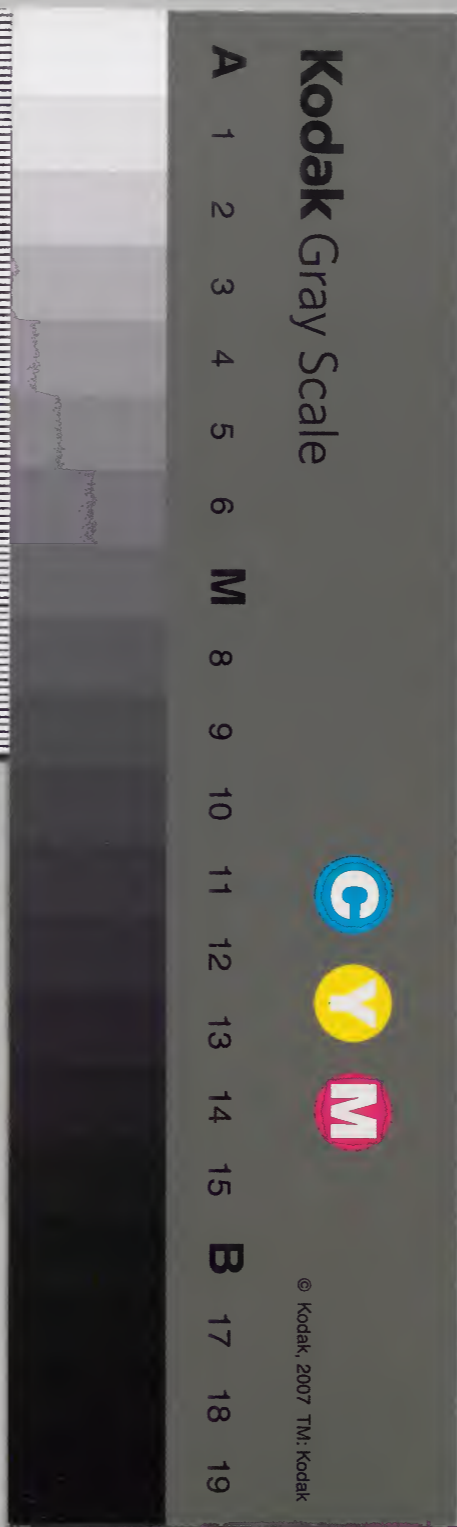
百十三卷



漢書門類	三七四一
函號	一四三
架	五
冊	一〇〇

漢書類	三七四一
冊號	一〇〇
函	二
架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41
冊數	100(66)
函號	362 6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三記目錄

淺草文庫

元裕之一篇 劉夢吉三篇 元復初三篇 姚端甫三篇

虞伯生四篇 杜原功一篇 吳幼清一篇 楊渙然一篇

馬伯庸一篇 李伯常一篇 熊禾一篇 宋誠夫一篇

歐陽原功二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三記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三記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三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雲馮厚校正

記類

元

崔府君廟記

元裕之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賊賊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一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

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晉隆向充拜章言。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時設祭。故更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為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于南陽。美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後者山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宸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誦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謂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服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高林孔子廟記

劉夢吉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狂道而拜焉。詢其

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父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廬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北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光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遂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烏子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先造飲食者蓋以吾之所以事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之所以為人君之臣之父子者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感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鶴菴記

或贖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庵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庵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於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嘆曰謂大經為廢世心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則其心狹

矣謂大經為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齋經不為也然則名庵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此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上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罷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庵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記

麟齋記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忽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

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擣杵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之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致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天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利廬蘭闕之戒見聖人之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也又當以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檇槎亭記

元復初

汲人張君錫氏作檇槎之亭志在首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微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列中息於水腹奪鼎于覆衲漸于罇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侯祥盲風焱作水與風爭臚舳崩傾擗折柁敗繇無底矣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念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沐于見猶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於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眾乎環燕千里無湖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苟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書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功亟詫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剥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

水也。火、水、石、土，合為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乎？實大舟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又誰知來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也，無又何待於儀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益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為之撤，時為之飄，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之運而不覆，颯乎激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順州儀門記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皆賤也。南門，蓋魯君之臯門也。新作者，改舊剏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敏蔚為饒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為耻，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十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太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某

將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馮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雘。歛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淑。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葱。佳氣之間。群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迺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儋。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為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為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為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勸民者。為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

武昌路學記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狹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履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榘鍛兵。爰為邊壘。帝元一四海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于禮樂之域。而不知為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乃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為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群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如紹興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管。畫是亟禮殿。東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為屋。五十餘間。端天堅緻。丹碧藻繪。象設遊齋。皆視儀度。尊豆鍾磬。不爽與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躬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越已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者。廢而入於豪。

奪微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龜跌于埋中別致貞
碑于湖南明善道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衆心一公奏
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
有作謬嘗上直翰林曷敢弗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實與學
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
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以來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
廟焉而不敦夫學非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
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
絜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劍辟
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謚增秩若稽
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
下乎夫道不玄邈以為高不空寂以為深大則充周乎萬物

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推周密蓋不越易書詩春秋
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為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
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
諱、欽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
義立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
近者化而遠者格為良臣為大人為節士為真儒非由外假
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蒙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羨哉嘗
裳入學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顯、然巖、焉本學
者養正以成聖功未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翫骸乃講張蒼
焉無所入也惰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間德求而無
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無乃孤
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百辟承風多士砥節或

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先侈其不過吾爾忘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麟寶不期於金壁偉人魁士群出而為國家之屏之翰也將自今日

澧州廟學記

姚端甫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遂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毀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冊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闡後廷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廟政廉訪禮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為延燒

總管是道者故與屯希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相直總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訓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為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會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居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儻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

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
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廷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
成俗之本也。則廟享豈不甚有所闕。黃地以求之。衡之為州
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
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君巡狩之
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徑
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
所。近薄脩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為黔中。春欲以武
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
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
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洛岳鄂諸
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
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
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
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
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傳以乃應事接物。無有外此。
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
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
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弃之。或步。勿
而不見。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
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
仁元。達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
亡。膏梁統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隨風。之。以備前驅。焉不辛
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

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東是不仁之器脩之於俎
豆之中雖有頑鷙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
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
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
卻兼弣弛張之慶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
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
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翻有舉僇籌有竒鈞而侯有去負司正
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鱗有豐糾過有
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惰以有終
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
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
何待夫試闕始闕其核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
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
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
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
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大牙之是時無有裂幅負而
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
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
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
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
天運之通與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
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

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薨。有今贈諡。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遂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書訪而文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俊。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為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為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

不及不豈過中。恢乎有容。屬之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克復堂記

虞伯生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覓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遂升高之一二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斷必純澤。構締必堅。鎮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之。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者。願使集為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鄉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叙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傲乎手燭之而弗遺也。繁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

唯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之乎其維也。泮之乎其無窳卻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集記。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荏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為

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六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行溫厚故其為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附葬焉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為某親此為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為某親之子孰為某親之孫蓋身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十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感

肖二公儀形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揚某董其後。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耻巽懦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此其效也。垂二十載不復

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不佞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與。固亦有待也。抑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頽壞。滄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東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真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若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適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遂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數焉。意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促之正辭。高風相望。敬慕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
此。以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懷友軒記

杜原功

名本號清碧京
此人徒空武亮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畫。擊凡
為節詠九曲。濯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遂其遂慕之心矣。
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木公薦在京師。獲記姓名於四方之
士。于時張君伯庭以童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祿三
公府三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為事廼二君皆粵庭。而
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
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為賓客一
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
貳浙東憲。蘇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迂執事之臣。書不

報而去。遂得挾册山中。憤風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結茅
谿濱。而山石聳確。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
得登之。遂沂流至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登焉。然與
古井相滂。綜又沂流而至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高邛。屬
之。間稍憇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人。
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
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西南諸峯。巉絕
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為雲巖。雲氣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
賜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江之左右。湖之東西。三山海日。七
閩煙靄。皆隱約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于下。巖巒林壑。瀟
谷淵渚。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志焉。
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而刻薤菘植之。

擬卜葺未暇。乃即其東偏構堂室。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蒔
地而蕃之。植兩楹為軒。以舍余其間。戶牖簡朴。藏脩游息在
焉。然每一俯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
或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
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
慎重。或神情之間擴。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
以成其志。寧不重有所懷邪。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尚
幸所藏舊書。可以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
焉。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來。明聖
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害貪殘之吏。是非善
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度。律歷名數。龜策醫方。營繕
種藝。方言野經。山經水經。之類。至於厓鑄野刻。塔寺官廟。晏

凝道山房記

吳幼清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
仕必資於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為游居之所。
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
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
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為侯之意。寧不
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

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初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者而豐。不於愚者而吝。而吝也。愚者不肖之。不賢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合學問。奚可。德性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躰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長澂記。

鄆國夫人發記

楊煥然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昧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為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為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船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禱召匠。計之食。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眾志既協。遂誌茲後。花之祥。驗笑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天神惟之不語。

區然而有。關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并。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粮於陳。蔡夫人不以為不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邵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登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宗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尚來者無忽。

石田山房記

馬伯庸

桐柏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瀨。潢山谷。諸流左盤右。

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日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
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
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
子之勞而將去也廼為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
焉屋之側有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
樹苞竹會蔚蔽虧前為木梁之溪而行周垣悉編菅蒿門
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賃貸寒
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焚香問孝經論語孔子
之說其耕之士雖饒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汰儂然猶愈於
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室曰石田山旁且
自為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
人歌之

邵菴記

袁伯常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為菴廬焉溫清之隙則怡然飽食
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備粹且深中而虛之若壁而
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闔以動止其溫燥也視以舒其
清焉其凄厲也燠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
動夜振其靜不巧飾于外據萬物之會以極其榮觀者焉廬
不廣尋丈旁設易圖之除其卦五十有六瞪而視之首擊而
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願其情忽然控浮
游以上征則搏至控伏固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
世遠舉者不得其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
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污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菴何
如拊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君之先也峻簡而

潔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龜之然。聲
音笑貌之學。誰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俾。簡而
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迺觴以祝之。
介其休。明燭之。溫之。維道之門。惘惘款款。維德之本。美哉
廬乎。足以為永居乎。

考亭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天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
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說
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叙道統之傳。為帝為王
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巢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
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
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天子六經。則五帝

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
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
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
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
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母侯
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成子
侯為郡判官。始克脩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
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君已完矣。其益
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為
倡。郭君適自此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冑。與邦之大夫士。翕
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
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終。

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俟白之當路仍增弟子負屬
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
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遠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
學蓋有甚啟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為詞重惟文
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為德行措之國
家天下則為事業其禮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
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
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
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尚日莫之究其得
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於考亭也門
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木大原之北老養其厚人
可

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滿
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
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
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
質以求其中可也此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
呼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
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
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
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字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膏學
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
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

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
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
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
氏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煥文忠真氏
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
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劔之
南溪父吏部常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姦相繼
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
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
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
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
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謝於

無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
歸左丞輩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且尊其道凡所以
啓沃君心栽培耆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初
義學東平表君壁適以舉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
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
宅慨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
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為中興學微藏書致尋文獻且欲於此
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必有缺焉天道
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脉亟起而延續
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
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闕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
再造也考亭西北徧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為之起廢江

君於山之麓為明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嗟乎為政之先務矣。精舍初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開公祠。今燕居廟則溥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初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寶終始之。義學之初興。宋奕黃樞首帥以聽華。恣孫葉善夫趙宗叟。肝江李廷士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墜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學熊禾記。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誠夫

故宋朝散大夫祕閣脩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為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墮方

備禦。數戰無效。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降。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於俘。乃縶薪州治。雄湘關。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生後吾家。汝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刎。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為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校官劉信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為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橫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蹂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丞暨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君

緣道捕擊始得行北至先鋒入城見民大夫餘室火之而
選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閏十一月元良合台進
駐青草渡聚舟欲絕湘來攻穆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
七晝夜莫死士沈所聚舟元良合台遂舍去衛卒以宗公薦
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衛民
又嘗賴以活但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迺
修祠屋湖去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侑之父淳安縣尹壽
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已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
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元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號幹腹之
以倚角擣虛勢急雷穆君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
免於死及陽羅敗血洋江郡邑小文武將吏降走克
其降者或自言未賞齊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未
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
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
可羞可惡之狀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
死之明白偉特蓋鮮累聖下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
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衛校官者昔金
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内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
府事趙慈與天兵戰高邑被禽慈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紹
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謹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
國事至元六年慈次子良弼以祕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
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身歿紀其行實以事在前朝無
裨聖代造次未敢盡述死上聞乞聖慈矜憫上曰人臣各為

其主父忠於所事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況有賢子為言蓋
臣何嫌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盤若撰
文刻其贊皇家感嘆學世祖之心惟天以之今皇上神聖文
明勤法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慈比言之朝曰公與
慈皆亡國人慈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家節不下慈乞褒寵
如慈萬一開可效詞臣紀其事則既可為公光耀又能作沈
忠像其側以待所勸將益廣而祠為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若
字叔章號肯齋先生其先洛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君
君字公有大彭人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壽郡人延祐二
年進士於予為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滋溪書堂記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書堂之盛補其缺

賦中公試釋褐授荊州判官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
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脩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
實暨國朝上公碩人家伐閱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
其嗜學不厭嘗疑胄子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即棄故習者伯
脩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曾大
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為學者已能教子為人先其大父威
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允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寬轉正
色曰可以一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曆積算
為書數十篇曆家善之府君既為時循吏又好讀書教伯脩
如父教已有餘俸輒買書遺之於是予疑益信又久之則其
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略者皆脫藁而今之諸
人文章方類粹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脩汲汲然至不

知飢渴之切已也。日謂子昔吾高王父玉成翁嘗國初自汴
還真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卷再傳而吾
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卷增貯之因名屋曰滋
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歲久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
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
族中來者不知堂若書之始辛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焉呼
有子不知教不論教而不克如志者如志而不得及子子者
皆是也求若蘇氏四世知為學難哉世之致爵祿金玉良田
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始然有身得身失者况其後萬
有一能振奮過祖禰者則又鄙昔之人無聞之徹徹廬創甲
第矜貴富焉先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之伯脩
能求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伯脩之購求

方始不第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是乎府君葺堂不敢有
加以求勝前人伯脩有屋京師真定皆不敢求記獨倦之是
區之三楹者又可以為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為學獨威
如先生有著述伯脩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
生至伯脩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脩亦
一子阿瑱用馮而穎按可就傳伯脩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
則堂暨書之傳邈乎未可概也是為記伯脩名天爵今以翰
林修撰拜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都宋本記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原功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為一國之所慕雖當世美
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

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惻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已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歸孟哉！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濼洛考亭者，知之為甚，篤行之為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襟韻敞夷，士樂附者，眾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矣。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歿，門人蘇君伯修貽書同舍，稟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為鄉先生，士興議克合，乃築於鎮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位焉。明世也，落成，即里塾子舍，前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脩請余

祭，余託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必乎漢至孔張求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濼洛考亭乎，而況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脩士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為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遠執安氏之澤，其既乎，請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諱涌，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留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

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為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
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
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
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
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熾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此度
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
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於有
司於是天下學術廩然一趣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
及衡為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
六世孫贊翁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為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
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於斯世甚大
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

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
卷汗下以為何至是烈也及略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
開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
關烏虜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
諸行事詳見宋史贊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
槩見于斯

重建保壽寺記

葉見山

環安固一郡為浮圖氏之廬凡五十而踰為上寺僅四數自
餘佳山名刹著在郡乘而廬入殫微緇派至不能度伏臘故
雖寺宇素壯歲月既深則不能弊弊則不能復起藩後級夷
棟傾楠墜鐘魚寂響在在相望有能發精進心持堅固力興
起舊觀於腐壞斯盡之餘長林邃谷現妙莊嚴櫟屋巍宮成

大殊勝卓然為一方冠茲不謂之難哉若陶領之保壽寺是
已寺之僧某叙興廢本末以告曰初休上人結廬永嘉小屏
石偶來茲山愛其峰巒秀特林樹蔚鬱瞻不忍去草荆數椽
塵庇風露一夕天大雨溪流暴溢師率其徒登絕頂避水比
返則沙土填闕失故廬所在第得曠平地餘四十畝師意天
相將成道場經構未遂僧法徽道行孤高寔傲前志未閱數
寒暑殿堂樓閣金碧絢麗甲諸山寔唐光化二年丙子也徽
請諸朝賜額保壽目唐迄宋逾四百禩歲丁丑燬於兵類垣
斷礎滿目荆棘至元辛巳僧演明始率其徒積常住歲入為
興復規至戊子凡八年而三門法堂庫院略具又十有九年
僧某叶力聚材計工慮庸而後大殿兩廡鐘閣雲堂以次就
叙蓋其興復之難如此願施文以記其成余薄遊東南每歎
浙右塔廟之盛徃之朝為瓦礫而斧斤之聲暮已相尋矣緇
素勸成率過其舊永嘉雖號佛國士女敬向而數巨刹經燼
至歷年不能興保壽僻在山隅冠蓋所不至而寺之僧先後
相承續初成羨開數十年灌莽之區為一方叢林之冠何其
能也是宜書安固俗勤生而嗇施視稍一金如護髓腦渠肯
捨所有為佛菩薩地哉而保壽之役高者捐貲下者捐力赴
功趨事汲之恐後以迄于成蓋其徒顛力深重誠有以動人
爾又宜書僧又言釋迦尊像費頗鉅鄰邑之芳山倪某寔捐
已貲所就夫以異縣一長者而能施及旁郡又可嘉已是又
宜率聯得書者故并為之書

可村記

道發谿深入曾灘疾瀨水行幾百里舍舟而徒重厓複巘陸

行又數十里乃得一大聚落土壤曠平川澤衍沃奇材美箭
秣稻之饒甲一縣號南田福地自昔有隱君子居焉地之前
曰平石境尤勝故人葉君某居之則隱君子之一也他日余
往過焉命酒論文語笑移日顧而視其扁曰可村余戲語君
君以可名村何居君笑曰子欲聞吾可於吾村乎吾語子雞
初鳴東窓日升幽禽嚶吾可以興日將晏千林暝色歸鳥
歛翼吾可以息晝日舒小窓明虛左圖右書吾可以娛宵月
瑩天光練淨引觴自命吾可以詠吾暇而休尋壑經丘幅巾鹿
裘吾可以遊吾客過門筭芽蕨拳飲芳食鮮吾可以延吾籬吾
園梅參竹伍疇畝區芋吾可樂吾所吾耕吾斂鮮鯽佳蔬襍
糲夫須吾可從吾徒若夫載弁垂紳平地青雲吾冠以塵不
可勞吾神朱扉華屋擬金戛玉吾步若縮不可涉吾足名區
利域車馳轂擊坦途荆棘不可容吾迹炎交熱傳群趨競投
朝媚夕仇不可預吾流由前之可故得以樂吾可於吾村之
內由後之不可故不敢強吾不可於吾村之內子以為何如
子曰君之意善矣抑未也有心於可猶以可自累也有心於
不可猶以不可自拘也若吾夫子之道則并與可不可兩忘
焉所謂聖之時者也夫當其可之謂時吾子願學夫子首有
得於時中之義則隱可也仕亦可也止可也行亦可也默可
也語亦可也豈若離人獨立長往而不返者哉故吾將進君
之可以至於夫子之無可抑君之不可以進於夫子之無不
可君以為可乎曰可矣遂書於可村之壁

平遠堂記

芝田名山水縣宅於市者去溪山不數武而蔽於連薨接宇

顧盼迫近不能與山水日周旋也唯岸溪而居發溪一帶水
渟涵演迤紺碧澄澈而龍岩披雲諸峰橫陳錯立若拱若挹
最為一邑佳處吾友蔣君巨源得其地家焉為堂三楹扁曰
平遠蓋取畫家所謂山平水遠者而吳興趙公子昂寔為之
書余間與客過之俯清泠面空濶則浮嵐暝翠隱見而繼續
健帆柔艣下上而歌謳者可一覽而有也客顧而歎曰山水
者昔人之至樂而有不可得兼焉者多矣故有倚樹結茅伐
山開道窮年而忘歸者專於山也亦有浮家汎宅衝烟破浪
長往而不返者專於水也今君不煩杖屨而朝暉夕靄交集
於簟席之上不待舟楫而水光天影平挹於闌檻之下若乃
虹銷雨霽烟橫霧罩潮生月上萬頃一色則山之截然以平
水之悠然以遠者一寓目而兼得之宜君之有樂於是也余
笑曰客知山水之所謂平遠尔而亦知人心之有所謂至平
至遠者乎今夫萬類之難齊而欲使親踈迹迹整焉而如一
萬變之不同而欲使險夷高下翕然而皆適是心也者非天
下之至平者乎見不過眉睫而遐觀遙想欲周於宇宙之大
居不逾尋丈而殊方詭觀欲納諸方寸之內是心也者非天
下之至遠者乎易不云乎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濟天下
者仁之所以為至平周萬物者知之所以為至遠故曰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客試以是思之則山水之樂固樂於耳目
之外而仁知之樂又超然於心思之內矣既以語客因次第
其語書于平遠之壁

文翰類選大成百十三

此書之序... 卷之四... 三才圖會

此書之序... 卷之四... 三才圖會... 此書之序... 卷之四... 三才圖會

